

27.01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 (上)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成都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料，即作者亲历亲见亲闻的史实，要求作者对所提供的资料内容，一定要坚持真理，存真求实，实事求是，秉笔直书。撰写稿件不限体裁，不求完整，不论长短，只要有一定史料价值，我们一律欢迎。对于同一事件而所叙有出入的，也可以多说并存，不强求一致。文史资料不同于历史，还必须通过历史科学工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分析研究，才能得出较全面正确的结论。

文史资料工作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党的统一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和各项政策的不断落实，各界人士政治热情高涨，许多老人热心于文史工作，愿在有生之年，用撰写史料的实际行动来为四化建设服务，为历史科学研究做出贡献。经验证明，通过史料的征集工作，扩大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团结联系面，充分调动了具有丰富阅历的各方面人士的积极性，使他们也深深感到有为四化服务的机会，因而心情舒畅，精神振奋。成都是西南重镇，四川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清末以来发生了不少重大的历史事件，有的事件还和全国息息相关，都迫切需要把它记录下来。因此，我们恳切希望经历过各项历史事件的老人，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放手积极参加史料撰写工作，如今经历过辛亥革命的老人已所剩无几，参加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人也为数不多，这些老人年逾古稀，必须趁他们健在的时候，将他们所掌握的革命史料和近、现代史料抢救下来，这须要我们进行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同时也竭诚希望有关单位和各界人士，给与我们大力支持。

我们这次编印文史资料选辑，尚属初创，经验缺乏，缺点错误在所难免，请读者多提意见，更希望对史料能给予补充和订正

一九八一年八月

辛亥革命杂咏(之六)

朱 德

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

群众争修铁路权，

志同道合会全川。

排山倒海人民力，

引起中华革命先。

目 录

发刊词

四川辛亥之役

向楚遗稿

四川省博物馆供稿

……………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整理(1)

四川保路运动亲历记

黄绶遗稿

……………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整理(23)

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人蒲殿俊

……………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整理(49)

四川保路同志会的组织者罗纶

……………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整理(84)

四川保路运动的中坚人物张澜……………廖友雄(112)

乘时平乱上台的尹昌衡

……………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整理(127)

回忆我的父亲张列五……………张映丰(145)

顾楷事略……………胡崇本(161)

忆彭家珍大哥……………王菊逸 彭家慈 彭家祥(172)

朱之洪的一生……………彭鼎权(177)

我所知道的徐子休……………陶范生(185)

朱山事迹·····	黄维荃(202)
镇压保路运动的元凶赵尔丰·····	姜蕴刚(218)
智擒赵尔丰·····	陈祖武(238)
鄂军起义杀端方·····	黄绶遵稿 黄海基 蔡济生整理(241)
辛亥四川保路运动大事记·····	梁玉文 蔡济生(249)

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诗词

辛亥革命杂咏(之六)·····	朱德
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	陶亮生(111)
中山颂 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	梁伯言(126)
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史诗十二首·····	张圣庄(264)
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赞·····	韩文畦(267)
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敬献七律二章·····	杨续云(184)

乘时平乱上台的尹昌衡

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整理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八日（农历十月十八日）成都兵变，使全市人民陷入了抢劫焚杀的苦难深渊，尹昌衡奋起平乱，恢复成都市面秩序，使刚刚建立十二天的“大汉四川军政府”从倾覆中复活；他被推任四川都督后，对建立、统一和巩固四川新政权作出了重大努力。虽然他的思想言行，瑕瑜互见，人们对之誉议颇多，但他在辛亥革命、民国初建的历史时期所具有的重大影响，则是事实俱在，不可磨灭。特根据他的儿子尹宣晟同志的回忆，胡恭先、陈祖武诸老的口述，并查证了一些资料，把他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事迹，作一概述，供史家参考。

一、尹昌衡的早期经历

尹昌衡（原名昌仪，因犯宣统皇帝溥仪的讳，改昌衡），号太昭，别号止园，四川彭县人。他身軀高长，人多呼为“尹长子”。幼年勤奋读书，能诗文，善辩论。十一岁时，他父亲因事被县衙役拘走，他赶到县衙门，替父亲申辩，县官竟被他问得哑口无言，不得不将他父放回。十七岁，在成都考上四川武备学堂。1903年（光绪廿九年）四川总督岑春煊保送他到日本留学。先考进日本振武学校学习二年后，升入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1909年（宣统元年）回国，派他到广西，广西巡抚张鸣岐委派为督练公所编译科长兼陆军小学堂教习。当时四川人

骆成驥（清末状元）任广西提学使，颜楷（翰林院侍讲）任广西法政学堂监督，吕衡慕其名拜骆成驥、颜楷为老师，表示尊敬，因而结识了臬台王芝祥。颜楷认为尹有才干，请成驥、芝祥作媒，以其妹许吕衡。

吕衡平素放荡不羁，谥称“酒不丧行，色不害德”，在结交了骆、颜、王三位有名气的人以后，更加放肆，狂妄自大。某次酒醉，骑马冲进巡抚衙门，门卫阻其入内，他借酒醉鞭打门卫，惊动了巡抚张鸣岐，予以批评，他不服，反而出言不逊，鸣岐将以“面辱大吏”的罪名治罪，多亏王、骆、颜三人讲情，才没有加罪。从此对他冷淡，不加重用，他就要求辞职回成都。临行时，谒见张鸣岐辞行，张还设宴饯别，席上张告诚他说：“不做、不狂、不嗜饮，则为长城。”他还是傲慢地回答：“亦文、亦武、亦仁明，终必大用。”自负是栋梁之材。张鸣岐见他如此狂傲，很不高兴。尹即离桂回川，曾题诗于独秀峰下：

“跼蹐摧心目，崎岖概始终。

驩心悲伏地，雁羽恋长空。

世乱谁先国，城孤不御戎。

临崖抚忠孝，双泪落秋风。”

回成都后，他的岳父颜辑沾向川督赵尔巽推荐，一时无适当位置，暂委为四川督练公所军事编译科长，他觉得大材小用，把他埋没了，总想找个机会，出人头地。

二、在川籍军官中声名大著

一九一〇年四川成立陆军十七镇，镇统制官是朱庆澜（浙江人）和其他高级军官都是外省人。四川籍军官中的周道刚，

洲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资格较高，还只任陆军小学堂总办，连协统（旅长）都没有当上，其他的人，更不消说了。这样，川籍军人认为赵尔巽看不起四川人，普遍有不满情绪。当成立大会举行了庆祝仪式以后，宴会上，总督赵尔巽亲自举杯酌酒，简单讲了几句话：“十七镇今天成立了……为川人庆，为川人贺！”众官皆起立举杯称贺，独吕衡未起举杯，赵问其故？尹即起立回答：“刚才大帅所讲的话，有两句卑职还不懂，正在琢磨，忘了举杯，请大帅见谅！”赵问：“哪一点你还不懂？”尹高声答：“大帅所说为川人庆，为川人贺，卑职认为应该是为川人悲，为川人吊！”赵勃然不悦，故意问：“此话怎解？”尹亢声说：“十七镇的枪炮，都是日本不用了的废物；统兵的人，又无军事才学，不是军人。真是械不可用，将不知兵，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大帅所练的兵，只足自焚，焉用贺？所以为川人悲，为川人吊！”赵虽觉刺耳，认为还是有些道理，又问：“依你之见呢？”尹答：“主要择将。”赵问：“谁是将才？”尹大声答：“吕衡就是将才。”赵问：“你是哪个学校毕业？”尹答：“日本士官。”又问“还有将才没有？”尹环视一周答道：“周道刚。”赵指着在座的吴钟谔，程潜、姜登选、方声涛等人对尹说：“他们不都是日本士官生吗？学的都是一样嘛！”尹立即高声答道：“大帅以此论人，卑职以为大谬不然，昔李纲以学士为宰相，秦桧亦以学士为宰相，其功罪何如？”赵尔巽默然未语。蒲台王人文当即出来转环说：“尹吕衡今天酒喝多了，语言唐突，望大帅不要见怪！”王以目视周道刚，周即挽尹离席而去。庆祝盛典，不欢而散。但川籍军人，认为尹今天给大家出了一口怨气，敢于当面对抗赵大帅，都非常佩服。

赵尔巽虽然觉得此人狂妄、鲁莽，但还认为他豪迈直率。越日，就从督署后门来到督练公所，走入尹的办公室，值尹不在，看见桌上尹写的一些文章，觉得还有才华，抬头发现墙壁上挂了一付对联：

爱花、爱酒、爱书、爱国、爱苍生，名士皮毛，英雄肝胆，
至明、至洁、至大、至刚、至诚恣，圣贤学问，仙佛精神。

再细看幅上注明，联文是尹昌衡自拟，李廉王芝祥书题（芝祥素为赵所敬重），于是认为此人颇有抱负，芝祥尚能赏识，就有重用之意。

是年秋，举行秋操演习，分南北两军，南军裁判官协统施承志，北军裁判官协统陈德邻，赵尔巽指定尹昌衡为中央裁判官，借此看看他的军事才能和抬高他的地位。演习中尹昌衡认为两军布署调动，行军陷阵都不行，立即纵马上山，在阵地上画沙示范，两军官兵皆服。演习毕，总结时，尹在会上把两军批评了一顿，他说：“指挥凌乱无次，毫无战术常识……。”使这两位外省籍的协统下不了台，为四川军人扬眉吐气，更博得川籍军官的快意和拥护。由于这两次突出了他：“胆气粗豪，敢于说话”的声名，奠定了他的事业基础。同时，也加深了川籍与客籍军官之间的矛盾。

赵尔巽旋即奉调东三省总督，川督由其弟赵尔丰继任，是时尔丰尚在川边，川督职权由藩台王人文护院代行。尔巽嘱人文重用昌衡，即委为编译局总办，后改任教练处会办。

三、当上了陆军小学堂总办

辛亥年闰六月（1911，8）赵尔丰到成都接任总督，大肆镇压保路运动。七月十四日（9月6日）他召集各军军官到督

署训话，他说：“……武将职责，惟帅是从，有帅命，子杀父不为不孝，弟杀兄不为不悌。诸位既身为国将，即非川民。……”尹昌衡见杀机已露，即劝其重在抚不宜重在剿，尔丰不听。第二天即下令将蒲、罗、颜、张九人诱捕，尹立到督署求见赵尔丰；赵拒不见。继后保路同志军势力日大，清军处处失利，陷于困境，成都四城紧闭。尹昌衡即拟定重抚轻剿的条陈，劝赵杀一两个民愤较大的人，以收民心；又毛遂自荐地愿率一支部队，负责招抚各地同志军。清廷有这样的规定，凡下属有条陈，长官必须接见。这次尹写了条陈，赵尔丰就不得不接见。赵看过条陈后，尹昌衡又打包票说：“成则公（指赵）功，败则衡罪，愿以全家老小为质。”赵尔丰意动，答应考虑，转身召集田征葵、王棣商量，他们向赵进谗说：“尹某和革命党有联系，不要中其圈套。”赵对尹本无信心，就搁下不提。

这时成都全城罢市、罢课，陆军小学堂学生曾经几次要求罢课回家，总办姜登选（周道刚赴京观操由姜代理）坚决不准，学生就鼓噪起来，打了姜登选，由其弁兵护送抬走，学生就自行解散。

赵尔丰得到消息后，非常着急，因为学生中部份是上中级军官的子弟，部份是低级军官，如果采用高压手段，可能会激成兵变（新军已经有些不稳）；如果任其解散，又怕这些学生投到同志军那里去更不得了。仓卒间，还找不到一个能够去收拾局面的人，所以尔丰非常为难。兵备处总办吴钟镛（与颜楷家有关系）趁机向赵建议：“尹在川籍军人中有人望，又有胆量，陆小学生都是四川人，可以暂叫他去收拾局面，以免酿成乱子。”赵沉吟一下说：“只好这样办，你立即去找他来见我。”吴连夜找到尹昌衡说：“大帅要用你，马上跟我去。”

因吴知赵多变，稍迟恐生枝节，两人立即赶到督署。赵尔丰略加慰勉，手谕立即到校，明天再补扎委，派督署卫兵送尹到学堂。尹到校后，学生已走了一半，他长于口才，首先把这一半学生说服不走，然后着重改善伙食，天天有鱼有肉，还举办了一次“菊花锅大聚餐”，他在会餐中，还到每桌敬酒，学生皆大欢喜，表示拥戴，已走了的都被在校学生主动地去喊了回来。

赵见尹果然有威信，因而产生疑忌。教练处总办王棧是赵的亲戚，又是谋士，向赵说：“尹昌衡历来狂妄，不可轻信，陆小有枪枝，不能不防，可先收取枪械，免生意外。”于是又出谋划策，怂恿尔丰派人传大帅谕：“守城需枪，暂借陆军小学堂的枪支一用。”昌衡奉谕后，立往见尔丰说：“陆小学生才安定下来，如果现在收枪，万一学生反抗，我就是第二个姜登选了，望大帅详察。”尔丰不悦，就说：“帅命不从，这叫忠顺吗？”尹答：“朝廷有诏，武校须备枪，叫我背诏媚公，忠顺安在？况且武器库内还有枪械，如大帅要收枪，请先撤我的职，否则请旨即办。”尔丰语塞，尹即退去。尔丰即令王棧以重兵布署北较场周围，严加戒备，俟乱事稍平，再行处置。

四、四川独立“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

武昌起义，云南独立，大局急转直下，清廷危在旦夕，钦命岑春煊来川查办，端方已经到达资中准备接任总督，各地同志军风起云涌，赵尔丰面临四面楚歌，已成瓮中之鳖，被迫接受吴钟谔、周善培（孝怀）的建议，订立官绅协定，主动交权，承认四川独立。由諮议局议长蒲殿俊任都督，他的心腹十七镇统制官朱庆澜任副都督，于辛亥年十月初七（1911年11月27日）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

川籍军官对于这个“官绅协定”，表示不满，认为朱庆澜当付都督，还是外省人控制军权，他们到陆军小学堂找尹昌衡商量办法，决定向军政府提出三个条件：1. 尹昌衡任军政部长；2. 新成立陆军一镇；3. 参谋部要安置一个四川人。蒲殿俊和朱庆澜为了调和川籍与客籍军官的矛盾，酝酿了几天，才发表尹昌衡为军政部长，姜登选、王右瑜（王是四川人）为参谋部正副部长，算是接受了两个条件，增设新军一镇，因经费困难，蒲殿俊没有同意。川籍军官本想增设一镇，由四川人掌握，都有升官的希望，结果不准均忿忿不平，于是由尹昌衡率领周骏、彭光烈、宋学皋、龙光等标统（团长）管带（营长）到军政府，面逼蒲殿俊、朱庆澜批准增设新军一镇，当即与方声涛、姜登选发生言语冲突，彭光烈拔出手枪，声言要打死方声涛，大闹军政府。因而方、姜、朱三人便不肯来府办公，形成僵局，经邵明叔、徐子休出来极力调停，才暂平息，但隔阂始终不能消除。

蒲殿俊就任都督时，宣布全市的巡防军、陆军一律放假十天（自七月初一罢市，赵尔丰命令各军取消了休假，现在军政府给予补假），以示慰劳。这时成都“公口”林立，袍哥公开化了，出现了穿戴各式衣冠的“英雄”人物，市面秩序混乱。加以巡防军和新军终日在街头游荡，双方发生了好几次斗殴，对此绅商士民都非常忧虑。邵明叔曾向蒲殿俊建议，把原赵尔丰调进城内的巡防军，令其各回原防，以免在省城滋事，蒲不敢下令。

十月十三日蒲殿俊接受尹昌衡建议，各军假满回营，举行一次点兵。军政府对于点兵，意见不一。有认为军队缺额太多，非整顿不可，应当点兵；有认为兵宜散不宜聚，怕出问题，不应当点兵。结果还是主张点兵的占了上风，想不到新成立的大汉军政府，即因点兵而垮台，蒲殿俊只当了十二天的都督。

五、成都兵变，衡昌平乱

十月十八晨，军政府都督蒲殿俊、副都督朱庆澜、参谋部长姜登选、军政部长尹昌衡等大员，到东较场演武厅，集合了巡防军十三营，陆军一营（驻扎东较场的），进行检校和点名。原来军中盛传将加发恩饷三月，当场宣布只发恩饷一月，巡防军大为不满，一时人声嘈杂，影响了场内秩序。蒲即命尹向众兵解说：“国库空虚，军人应当爱国，不要过分要求……”尹正在各处劝阻的时候，忽然从外面进来一队巡防军，带头大吵大闹起来，场内的巡防军也趁此机会随声附和，秩序更难维持，远处突有人带头放枪，随即枪声四起，流弹横飞，呼声震耳，较场内顿时一片混乱，无法收拾。一说是赵的干将王棧、田征葵支使巡防军作乱，使赵尔丰复辟。一说是尹昌衡授意新军排长（彭光烈之弟）彭泽等有意造乱以便夺权。孰是孰非，有待考证。蒲殿俊本是书生，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吓得走不动了，当由他的弁兵搀扶着走到演武厅后面，然后背上城墙逃走。朱庆澜亦由弁兵护送走脱，姜登选、方声涛等见形势危急，也相继溜走了，较场上的检校大员，只剩尹昌衡一人，但见会场如此混乱，已无法阻止。他的马伕马忠上前去拉他走，才几步，马忠就中流弹，伤腿倒地，马忠大叫：“尹部长，快躲开！快躲开！危险！危险！……”尹愤怒地说：“大丈夫死何所惧！”

（后来马忠一直由尹供养在家）真巧，正在这紧急关头，昌衡的坐马，突然奔来较场内（因尹的坐马未经战场，容易受惊，闻枪声人声，就断缰脱鞍而奔，凑巧与尹相遇）尹异常惊喜，急跃上马，心想只有凤凰山周骏那里才有可靠的新军，除找周骏商量外，别无他法，遂急奔凤凰山。

乱军似潮水一样，冲出东较场，首先就是抢钱，所谓“打起发”就从今天开始。这时不只是巡防军，就连新军、警察都夥在一起了，先抢大清银行，又抢藩库，藩库的白银是一千二百两一箱，背的背，抬的抬，整箱整箱地搬走，守藩库的兵，也变成抢银子的兵了，藩库抢光了又抢盐库，棉花街、总府街、商业场、大小什字等所有繁华街道的商家、店铺、公馆及背街小巷的当铺，没有不被抢的。入夜，数十处起火，枪声、喊叫声、嚎哭声……到处都是，全城顿呈恐怖状态。

尹昌衡到了凤凰山新军六十五标营地，见到标统（团长）周骏，说明城中兵变，请他发兵平乱。当时六十五标营中的兵丁，也在逃散，周骏不敢远离，费了许多唇舌，周才答应在剩下不多的兵士中，拔三百人交尹带往城中平乱。途中，尹将三百人分成三队，命向树荣带一队进城负责守藩库，命马传楷带一队到皇城守军械库，但该两队才走一里多路，士兵开小差，都跑完了。向、马二人立即来向尹请求处分，尹长叹数声说：

“军心已乱，不怪你们。”尹恐自带的一队再变，即就地整顿，下马随队步行，进抵北较场陆军小学堂，已经黄昏，尹即命朱璧彩宣布军法：“士兵不准外出，违令者杀。”一面命人取出学堂仓米，为众人造饭。这时城中四处起火，叫嚷声不绝，尹忧心如焚，无计可施。

当晚同盟会员杨肇锡（原驻藏新军管带）、彭光烈、龙光（陆军管带）、乔德澍、姚宝珊、张达三（巡防军管带）及非同盟员周道刚和孙兆鸾等军官共约二十人，相约在西玉龙街成华公所开紧急会议。开会时，大家认为现在已乱到极点，再不收拾，后果不堪设想。蒲、朱两都督临乱逃匿，即使出来，也得不到拥护。现在应该选一位有威望的人来统率，才能把乱军收

集拢。当时，有人提议，选周道刚。周胆小不敢担任。于是巡防军管带乔德澍、姚宝珊提出，只有敢于顶撞赵大帅的尹昌衡，有胆量，有威望，又有号召力。杨、彭、龙、孙等人，本来就和尹关系较深，想把尹推举出来，听了此话，就竭力赞成。于是大家选派杨肇锡、孙兆鸾去找尹昌衡，转达他们的意见，要他带头平乱。

孙、杨两人来到陆军小学堂，时已半夜，见尹就说：“外面乱军破坏得十分惨重，人民遭殃，再不采取措施，后患不堪设想。我们在成华公所开过会，希望你迅速采取措施，平定乱事，大家准备推举你出来作都督。”尹昌衡平素自命是英雄，今见大家拥护他，也大有非他莫属的气概，稍稍谦逊一下，就慨然答应，孙、杨见已谈妥，就约定明晨聚会，匆匆回公所复命。

昌衡立即集合在校的兵卒百人，慷慨陈词，声泪俱下，恳求大家齐心保卫地方，并说：“全川存亡，在此一举，只要众军听命，衡愿作先驱，生死不计。”说得异常恳切沉痛，众兵深受感动，都坚决表示，愿效死力。

第二天（十月十九）凌晨，杨、孙、彭、龙等诸军官皆齐集陆军小学堂，尹即统率全部官兵百余人进入皇城，军政府里已空无一人，到至公堂仅见罗纶独坐椅上，手护大旗，誓与旗共存亡。罗纶忽见昌衡到来，悲喜交集，两人相抱痛哭，想不到一日一夜，竟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昌衡说：“军械最要紧，我们赶快去查看。”就和罗纶率官兵到军械库，原存枪三万余枝，已损失过半，守库管带已逃走，守卫的兵也四散了。后见得一哨官乔某，当晓以大义，就附近散兵编为一队，仍叫他统率守军械库，嘱咐不能再有散失。又与罗纶至明远楼，见有散兵三五成群，立叫彭光烈、孙兆鸾分别前往收集。昌衡对罗纶说：“我是军人，武事我负责，你负责文事。”尹将

手下的一点兵力分成三部份，一部守皇城前后门，一部守卫军政府，一部组成几个小队担任附近巡逻。他亲率二十人冒险出巡，至中桥，忽见有一队人马向皇城而来，初疑是乱兵，一面戒备，一面派人前去喊话，才知道是陆军管带黄泽溥率兵三百人，大炮六尊，方从新津赶至。黄原是武备生，与尹相熟，见尹即请其分派任务。尹正无兵，大喜，同其折返皇城，重新布署，加强皇城周围的保卫，以保障军政府的安全。这时城内枪声渐稀，加强小组巡逻后，乱兵稍稍敛迹。尹与罗纶商议，立即召集全城绅耆父老会议，共商大事，俾便发布命令。他亲自到驻扎巡防军最多的两湖公所查看，相机招抚。

当尹率数十人到达两湖公所（一说是湖广馆）时，乱军疑是来剿办他们，惊恐万状，都欲以枪炮抗拒，形势骤然紧张。尹昌衡在马上高声对众军讲道：“昨天之事，已过不咎，剿劫财物，不追不缴，往罪俱赦，各自安心。”并一再说明我今天来，不是惩办你们，众始安静。入内见赃物堆积如小山丘，尹也不过问，只在乱军中择一军官名张鹏午的（当时官带一级的官都跑光了），命他暂时统率，同时叫朱璧彩向众宣布军队纪律，不许随便外出。巡防军抢劫之后，有的虽跑了，留在城内的还是多数，今见尹昌衡果然不追究，也就稍为安心了。尹又走了一两处，都采取同样办法，所以巡防军并未抗拒。续于河边捕获防军管带朱贤烜、彭寿春二人，兵士把他们捆绑着来见昌衡，昌衡当众亲释其缚，不仅不追究昨天的事，还将所招抚的巡防军仍叫他们去统率，官还原职。

是夜，绅耆及军政府原有官员都接到通知，到皇城来开会，徐子休、邵明叔、张澜最先到，尹昌衡即请张澜转请蒲殿俊来参加，（因蒲逃走后，张澜知其住处）蒲殿俊即写一封信来，表明

自己是文人，不能再任都督，请辞去职务，另举贤能，平定乱事，以安川民。在会议上，经官绅商议，一致推举尹昌衡、罗纶为正、副都督，重新改组军政府。原副都督朱庆澜，参谋部长姜登选，均逃亡不知下落。军政府就连夜赶办安民告示，晓谕市民。

卸任的赵尔丰却在“打起发”后第二天（十月十九）清晨，以卸任四川总督现任川滇边务大臣的名义，贴出没有盖印的六字一句押韵的告示二十余张，要陆军、巡防军各自回营。舆论哗然，惊疑不定，直到军政府十月二十日贴出告示，人民群众才知道军政府并未倒台，人心始安。

事后，据半边街机房帮董（织绸缎）黄乔森口述：“当兵变的晚上，乱军纵火抢劫，达到高潮，半边街就‘光顾’了两三次，商民惊惶万状，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约了二十来个商帮帮董到督院街制台衙门（半边街转拐就是）求见赵尔丰，按理赵已卸任，不应接见商民，赵却接见了。商董们陈述商民被巡防军抢劫的惨状，说得泪随声下，请赵制止巡防军，保护商民。赵当时表现得很镇静，好像胸有成竹，就捻须说道：‘外面的事，咱已知道，不过，咱已经交了，这是你们四川人的事嘛，你们四川人自己去管嘛！’这就意味着，你们四川人根本管不了，权还在我的手上。商民不知其中奥妙，又哀求说：‘军政府两位都督都不见了，我们去找谁？还望大帅作主。’赵沉思片刻故作姿态说：‘好罢！咱又管一下嘛。你们回去罢。’第二天街上就出现了赵的告示。”显示了他能放鬼收鬼的威力，这就不难看出兵变的端倪。

十月十八“打起发”，是成都人民的一场大灾难，大浩劫！几乎家家户户，都遭了殃。究竟损失有多大，一直没有正确统计。城内的“起发”打了一天一夜，城外搞了两三天，都还在